

隔离者感谢信时隔一个月“送达”

嘉定区一处集中隔离点筹备重启二三事

“随时会再来人,今晚还得在这儿守着。”4月1日0时40分,嘉定区真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薄艳青仍在电脑前忙碌。宽敞的酒店大堂、简单的桌椅沙发、贴着“办公区域”4个字的灯罩,这是她未来两周的办公室。薄艳青是嘉定区一处集中隔离点的负责人,晚间刚有两批共计36名隔离人员登记入住,她正忙着整理住客资料。优化细节、等待接收……3月31日,本报记者来到集中隔离点蹲点一天,记录下此间筹备重启二三事。

细节不断磨合预演

嘉定区这处集中隔离点已是第二次“开张”。2月5日-22日,这里曾接收94名重点地区来沪人员,无一例确诊新冠肺炎,平稳收官;3月31日,隔离点时隔一个月重启,这次准备了90个房间,接收的是境外来沪人员。

此前的经验让筹备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。3月29日晚,薄艳青接到重新开设集中隔离点的通知,次日一早,所有工作人员就集结完毕。一切按部就班,有序推进。

当然,也有些不同。在记者蹲点的大半天时间里,大大小小的讨论会、培训会开了三四场,细节不断磨合预演:

“上一次隔离人员是零星过来,有街道排摸的,有道口拦截的;这一次是集中转运,还是多安排一名引导员吧。”

“登记点设在楼道口,可以开放两个楼层同时登记,按照一人或一户,分批次轮流接收。其他人就先在车内等待。”

“还有时差问题!我们每日3次的送餐时间固定,得提醒他们别错过饭点。”

……

下午2时许,一辆厢式货车停在酒店门口,是薄艳青向街道申请的洗衣液送到了,大家忙着一箱箱卸货,分送到每个房间。考虑到隔离人员从机场过来,可能几个小时没有进食了,隔离点还准备了饮用水、方便面、小点心。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免费的“爱心包裹”,内有消毒粉、体温计、免洗消毒液、酒精棉球、温馨提示告知书等。



■ 医务人员换上防护服,准备接收第一批境外隔离人员入住
本报记者 张剑 摄

隔离人员何时入住?一批来多少人?什么时候能收满?在接到正式的接收通知之前,一切都是未知数,大家所做的唯有等待。

“准备好通宵达旦了?”这个提问显得有些幼稚,因为薄艳青想也没想就理所当然地回答:“本来就是这样,我们已经做好了24小时随时接收的准备。”

留守阿姨再遇“开张”

“那边个子高高的程医生我知道,她之前一直在这里,待了十几天。”赵阿姨和张阿姨是酒店“唯二”留守的保洁人员。这个春节,她们没有回安徽老家过年,也见证了集中隔离点开设的全过程。

保洁阿姨口中的程医生,是集中隔离点2月份的负责人程燕。时隔一个月,医务人员都戴着统一的口罩、防护帽,穿着白大褂,但赵阿姨还是一眼认出了她。程燕是真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管护师,这一次不再驻点,但还是特意赶来,协助筹备工作。

刚刚得知自家工作的地方要被征用为隔离点时,阿姨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但后来看到清洁区、污染区划分明确,防护措施严格,

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。

“我们天天住在这,就打扫1楼清洁区,店长前台、医生护士大家都在,也没觉得离病毒有多近。”阿姨们说,“说不出来有什么感觉,就是愿意去做,能用得到我们的地方,肯定要出一份力,赶快让疫情过去就好了。”

2月份隔离点收官,市里派来专业人员喷洒消毒药水,房间、通道,角角落落都不放过。后来,陈店长又借来紫外线消毒灯,100多个房间,每间1小时,一间间亲手杀菌消毒,整整花了10天。经过层层消杀后,保洁阿姨们才开始上楼打扫。连续居住14天的房间,打扫起来工作量剧增,原本阿姨一天可以打扫15间房,现在只能打扫4间。

“619房间,那么一整张纸,写得满满当当,我印象特别深。”阿姨说,许多房间里都留下了感谢信,用宾馆提供的纸笔写下的,长的短的都有。可惜的是,当时医务人员已经结束工作离开了,阿姨们也不知这些信件能交给谁,还是清理掉了。没想到,一个月后隔离点再次“开张”,居然又见到了熟悉的身影,“早知,留下来或者拍个照,给她们多好。”

得知此事,程燕淡淡地笑了。延迟一个月

的感谢信,尽管没能交到她们手中,上面写了哪些动情的话语已无从知晓,但是,这份温暖最终还是传递到了。

这个“大白”是草莓味的

隔离衣260套、防护服200套、口罩1100只,还有标明了各种尺寸的手套、护目镜,为住客准备的消毒粉、温度计,角落里,还摆着满满一箱备用药品……酒店1楼休息区辟出一个物资储备间,负责此次物资管理的是真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师、1993年出生的潘双盈。

这位90后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——考取了中级口译证书并考出日语等级考试N2。考虑到这次接收的主要是境外来沪人员,薄艳青特意安排了这位小小“翻译官”,以备不时之需。

内科医生、外科医生、心理医生、护士、药剂师……集中隔离点10位医务人员的身份不尽相同,应该说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。此外,连日驻守的还有真新新村派出所民警与辅警,每天共计6人,轮值三班;特勤安保人员,每天共计42人,轮值三班;志愿者,每天2-3名。

“都行动起来,刚刚接到通知,准备收人了!”下午3时45分,原本宁静的酒店大堂一下子热闹起来,所有人都进入“战时”状态。“孟德”“外婆”“大金刚”“波”“静”……防护服上写着各种各样的昵称与名字,16时20分,“大白”们整齐列队。

“这个‘大白’是草莓味的。”“可能是樱花季限定款哦!”外头细雨绵绵,为了防止防护服被打湿影响杀菌效果,引导员周建红还穿上了粉红色的雨披,大家围着她俏皮地开着玩笑。他们的身后,“寒冬已去,暖春即来”“一路向暖,感恩你我”,大堂内张贴着的正能量标语,为大家无声加油。

当晚6时10分,转运车载着第一批15名境外来沪人员抵达集中隔离点。截至记者发稿时,共接收隔离人员84人。

本报记者 杨洁

酒店成为集中隔离点,客房经理计芳芳也开启了不一样的生活——

没想到有一天我也成了“大白”



穿好防护服,戴上一一次性橡胶手套,计芳芳非常熟练地拿起透明胶带,在手腕位置缠了几圈,不过一两分钟,护目镜里已经一片朦胧。“手套太大了,不缠上一会儿就掉了。”从说话的语气里判断,此时的她应该在笑:“第一次看到穿白衣服(防护服)的人来消毒的时候,心里很害怕,没想到有一天我也穿上了白衣服成了‘大白’。”

自我约定“再坚持一天”

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,计芳芳工作的酒店成为金山区首个集中隔离点。“我们是1月26日上午接到通知的,当时情况比较紧急,酒店里住着的客人全部清空,客房服务员全员上岗,做好房间的清洁工作,下午穿着白衣服的人就来消毒了。”

计芳芳是酒店客房经理,小组一共3个人负责客房内部清洁工作。然而,当得知酒店将被用作集中隔离点,眼看着全副武装的疾控人员进场时,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。

“那时候主要对疫情不了解,心里害怕,家里的压力也大,好几个人都打了退堂鼓。”回想起刚开始接手隔离点工作的那段时间,计芳



■ 计芳芳拉着午餐车去为隔离人员送餐
本报记者 陶磊 摄

芳说“真的很乱”,不是工作乱,而是心里乱,“说实话,我也想走,可是隔离人员马上就进来了,我们走了,谁来接手?家里老公也反对,可转身我还要壮着胆子开导另外两位同事。”

为了解决后顾之忧,计芳芳把儿子送到安徽外婆家后,就入驻隔离点,每天统计用餐人数、确认订餐情况、点餐、送餐、清理垃圾……“今天中午一共91份,A餐和B餐分开统计,一会儿我们会根据房间号给隔离人员送上去。”

有人进出时,还要及时做好房间

的消毒工作,洗手台、马桶、浴帘、水壶、空调网罩,所有细节部位的消毒工作都要做到位。计芳芳说,这是对自己,也是对别人负责。

“1月31日,我们客房有位同事还是离职了,另外一位被我劝下来了。同事走,我能理解,对留下来的,我说,咱们俩再坚持坚持吧。”两个人,106间房,虽然没有“满员”,但连轴转的工作量也不小。“再坚持一天”,是计芳芳不断跟自己做的约定,至于能坚持到什么时候,她心里也没数。

而这一坚持,就是两个月。

为期两天的“强制休息”

3月23日,隔离点一批人解除隔离离开,一下子空出60多个房间。根据疾控中心的要求,这批房间要尽快清洁、消毒完毕,为后续隔离人员入住做好准备。

“我记得是25号晚上,我十几个房间收拾下来,突然觉得很累,大脑一片空白,可能是因为生理期加上穿着防护服的,我赶紧蹲下来歇了一会儿,稍微缓了缓,又慢慢把后面三四个房间收拾了。”计芳芳说,一般清理一个房间要25分钟左右,但那天究竟用了多久,她也说不清了,就觉得“挺久”的。既然不舒服,为什么不出来?“都已经穿了衣服进去了,就要把活干完。”计芳芳说,“我第二天就请求增援了。”

隔离点的工作人员说,计芳芳是被强制要求休息两周的,但没过两天,她的身影就又出现在了工组岗位上。

“在家昏睡了两天,睡得特踏实。”之前要求她离职的老公也对她多了许多体谅,两天来包了家里所有的事,“连饭也是他送到床边的”。计芳芳心里清楚,老公之前的反对也是担心她的安全。

两个多月来,计芳芳“按部就班”地做着自己该做的工作,除了最初偶尔帮忙买点个人用品,她和隔离人员几乎没有太多接触,来了多少人,走了多少人,她不知道,清理了多少房间也早已记不清了。增援的人来了,工作比之前相对轻松些,家人也表示理解,似乎也没什么烦心事了。如今,“大白”最大的心愿,大概就是可以早日脱下防护服,和家人团聚吧。

本报记者 毛丽君